

咳
餘
叢
考

陔餘叢考卷十

陽湖 趙翼 耘菴

新舊唐書年號各有得失

各史遇一歲數改元之年書法不一有以最後所改之號冠於歲首而其下仍按月書明所改號於每月之下者顧寧人謂司馬溫公通鑑創爲此例非也乃溫公彷彿宋子京新唐書而新唐書又本之李延壽南北史耳唐以前各史凡一歲數改元者皆以下詔之日爲始按月順書如陳壽魏志三少帝紀上書嘉平六年十月庚寅下書正元元年十月壬辰吳志三嗣主傳上書太平三年十月己卯下書永安元年十月壬午沈約宋書前廢

帝卽位之次年書改元永光八月書改元景和十一月
被弑明帝卽位書改元泰始劉勰舊唐書中宗卽位正
月書改元嗣聖二月武后廢之書改元文明九月書改
元光宅是也此最爲得實然亦有不明析者卽如唐高
宗顯慶六年三月改元龍朔是年旣以六年書歲首而
三月以後卽爲龍朔元年故次年歲首卽以二年起竟
似六年之後繼以二年幾令閱者不甚了了南史新唐
書通鑑以最後所改之號書於歲首誠足以醒矚目矣
然又有窒礙而難行者如宋前廢帝永光元年正月以
下永光也八月以下景和也十一月明帝卽位泰始也
若以最後所改之號冠於歲首則是歲卽應書泰始元

年然其時廢帝尙在明帝未立何得抹煞一帝故南史以廢帝後改之景和書於歲首似矣而十一月以後則另書泰始元年不幾於以一年作兩年乎南史又惧其如此乃於泰始元年之下書云是歲卽大明九年也大
明孝武年號止有八年並無九年南史卽欲醒斜目只應書是年卽景和元年乃虛架以大明九年之號不亦誣乎新唐書則并不嫌抹殺一二帝以曲就其成例卽如睿宗卽位之歲五月以前中宗神龍年號也六月韋氏弑中宗立少帝重茂改元唐隆則少帝號也七月少帝被廢而睿宗立始改元景雲則景雲以前尙有中宗少帝二君何得盡行抹煞而預書景雲於歲首乎究不

如舊史書法爲正若恐所改年號不見歲首如唐高宗
顯慶龍朔故事本年旣以六年起次年又以二年起不
見年號恐閱者疑誤則不如每年歲首皆書年號則斷
不慮其瞀目矣

按舊書又有自素其例者高宗開耀二年二月改元

永淳若循其順書之例則歲首應書二年

開耀之二年也

至二

月始書改元永淳乃是年歲首不復書二年而卽以

永淳起則又何也及永淳二年十二月改爲宏道元

年是夕帝崩則宏道年號僅得一月且已書於永淳

二年內矣而中宗紀又特書宏道元年另作一行不

幾於以一年作兩年乎又武后自載初元年改十一

月爲正月十二月爲臘月明年正月爲一月新舊書俱循此例故歲首起正月次臘月次春一月至十月卽爲歲終故歷年紀載俱無十一月之事以十一月卽次年歲首正月也直至久視元年始復唐制乃舊書萬歲登封二年尙未復唐制卻書十一月孫萬斯陷瀛州屬縣而次年又書正月不幾於以一月作兩月乎昭宗乾寧六年八月改元光化而是年正月卽已書光化及光化四年四月改元天復而是年正月卽已書天復天復四年閏四月改元天祐而是年正月卽已書天祐不又自亂其例乎新書書年號處亦有不明者舊書武后長安年號只有四年其明年卽

書神龍元年以是年有張柬之等討亂中宗復位改元神龍也此正合新書以最後所改號冠於歲首之例乃新書於是年歲首反書長安五年而中宗紀又特書神龍元年豈非自亂其例且亦以一年作兩年乎

新舊唐書本紀書法互有得失

舊唐書書法多有不合於古者史記高祖初起事稱劉季及封沛稱沛公王於漢稱漢王登極始稱帝此古法也舊唐書高祖本紀高祖初爲唐王時秦公世民改封趙公乃書云徙封太宗爲趙國公又高祖進位相國時隋帝令其立四親廟其時高祖尙未爲帝也乃云立皇

帝祖已下四廟於長安通義里第此皆書法之失者新唐書於秦公之改封則書徙封秦公世民爲趙國公於立廟則書高祖進位相國立四親廟又舊書敘高祖先世處卽云皇祖虎武德初追尊景皇帝廟號太祖陵曰永康皇考昞武德初追尊元皇帝廟號世祖陵曰興寧先將武德登極追尊之號敘於此處故於武德初難於再書但云追謚妃竇氏爲太穆皇后陵曰壽安而已一似登極時祇追謚竇氏而不及祖考者新書則敘先世處但書祖考本官而於高祖卽位後乃書追尊四代考妣及妃竇氏又舊書太宗未爲帝以前於高祖本紀內卽稱太宗固非及太宗爲帝後則本紀內或稱帝或稱

上可矣乃貞觀三年又書夏四月太宗始於太極殿聽政皆非史法也新書則高祖本紀內太宗皆稱名太宗本紀內皆稱上又高祖傳位後太宗卽位於東宮顯德殿高祖尙在太極殿直至貞觀三年始徙居於大安宮乃舊書則於高祖本紀武德九年傳位後卽云尊帝爲太上皇徙居宏義宮改名大安宮則似傳位之日卽徙宮矣而太宗本紀內貞觀三年又書徙宮事轉起人疑新書則高祖本紀內敘明貞觀三年始徙宮故於太宗貞觀三年書太上皇徙居大安宮事自覺一覽瞭如高宗上元二年皇太子宏之死實武后殺之也舊書但書皇太子宏薨新書則書天后殺皇太子宏

舊書宏傳內亦不載被殺之事但云

上元二年從李合德
將覺新書宏傳明書之

舊書武后垂拱三年封王子成義爲恆

王隆基爲楚王按成義等皆睿宗子是時睿宗已立爲

帝則其子不應書王子新書則云封皇帝子隆基爲楚

王又中宗之反正乃張柬之等起兵討亂還武后於上

陽宮而奉以復位也

新唐書李多祚傳敬暉等定計後
王同皎請太子至元武門斬關入

乃舊書云

張柬之等反皇太子率左右羽林軍桓彥範敬暉等誅

之是日上傳皇帝位於皇太子徙居上陽宮竟似中宗

之自能討亂并傳位之出自武后矣新書則書春正月

張柬之等以羽林兵討亂甲子皇太子監國大赦改元

丙午復於位又開元二十五年皇太子瑛鄂王瑒光王

琚竝廢爲庶人舊書不言殺則但似廢而已新書則書

皆殺之史思明既降後至德三載

即乾元元年

四月復反舊書

不書但於是年十二月書安慶緒被王師所圍求援於思明思明援之復陷魏州一似思明未嘗反因慶緒求援而反者新書則於是年夏四月先書史思明殺范陽節度副使烏承恩以反而後書援慶緒之事又唐自穆宗以後八世而爲宦官所立者七君如武宗之立山仇士良乘文宗不豫矯詔立之也乃舊書文宗紀云正月上不康詔立親弟潁王漚爲皇太弟權勾當軍國事皇太子成美復爲陳王竟似出於文宗之意矣宣宗之立亦由馬元贇乘武宗不豫立爲皇太叔也舊書亦但云遺詔以皇太叔光王柩前卽位竟似武宗憑几之詔矣

懿宗之立亦由王宗質元寶矯詔所立也舊書但云
宣遺詔立爲太子昭宗之立亦由楊復恭當僖宗既崩
率兵迎立之舊書但云上暴疾宣詔立弟壽王傑爲皇
太弟是父帝崩皇太弟卽位則更似授受得其正矣此
等大事皆不據實直書何以示懲戒耶新書一一著之
此皆新書書法之過於舊書者也然新書書法亦有可
議者舊書書秦王與薛舉戰敗績新書不言秦王但云
劉文靜及薛舉戰於涇州敗績以是時秦王臥病文靜
主戰而敗故也然軍令責在主帥豈得委之偏佐乎旣
據實書偏佐主戰而敗矣則偏佐之有功者亦應據實
書其姓氏乃貞觀四年大同道行軍副總管張寶相生

擒頡利可汗新書則書李靖俘頡利可汗以獻而張寶相不書以靖爲主帥故也叅之劉文靜書法不幾自亂其例耶又天寶十五載安祿山反魯炁與賊將武令珣戰洹水敗績哥舒翰與賊將崔乾祐戰靈寶敗績皆非與祿山戰也而新書皆書與祿山戰至德元年房琯與賊將安守忠戰陳濤斜敗績新書亦書與祿山戰賊將阿史那承慶破潁州執太守薛愿新書亦書祿山執薛愿及郭子儀敗賊將崔乾祐於潼關則又書崔乾祐而不書祿山則新書書法亦未盡一也又新書於致仕丁憂降黜皆書曰罷劉仁軌許敬宗等致仕皆書罷房元齡以母憂去職亦書罷姚元之出爲刺史亦書罷武三

思辭司空武攸暨辭司徒亦書罷遂使善去者與降革無異何其漫無分別耶又房元齡以丁憂去職未幾起復舊書書法甚明新書則於其丁憂也但書房元齡罷繼又書元齡起復起復者不終喪而授以官也今但先書罷則起復二字有何來歷耶舊書神龍三年七月皇太子重俊與羽林將軍李多祚等率兵誅武三思武崇訓遂引兵自肅章門入帝登元武樓臨軒諭之眾散去遂殺多祚重俊出奔爲部下所殺是誅三思崇訓後乃敗也新書但云皇太子以羽林兵誅武三思不克死之則似三思等未被殺者此又新書過於好簡之過也舊書元和五年定州將楊伯玉爲亂拘行軍司馬任迪簡

別將張佐元殺伯玉連簡謀歸朝三軍懼乃殺佐元是爲亂者乃伯玉非佐元也而新書云義武兵馬使張佐元反伏誅則竟似佐元爲亂首矣新書張宏靖傳劉總以所部內屬詔以宏靖充盧龍節度使宏靖至幽州不能協軍情爲所囚數日軍士稍悔詣宏靖謝願改心事之宏靖不答眾曰公不赦我父遂取朱克融爲畱後是軍吏之囚宏靖在先立克融在後也乃新書本紀書盧龍軍兵馬使朱克融囚其節度使張宏靖以反則又紀傳之自相牴牾也又鎮州軍亂節度使田宏正遇害軍中推牙將王廷湊爲畱後新書本紀書成德軍大將王廷湊殺其節度使田宏正以反蓋新書之意專歸罪於

據位者然首謀作難與乘機攘據究屬有間若一概書
爲亂首何以別於李茂勲等之逐帥竊據者耶此又新
書之錯誤也貞元二年四月李希烈爲其牙將陳仙奇
所醜仙奇以淮西歸朝詔以仙奇爲淮西節度使六月
淮西兵馬使吳少誠殺仙奇自稱留後詔卽以少誠知
節度留後乃舊書於少誠殺仙奇一事並不書但云以
淮西兵馬使吳少誠爲蔡州刺史知節度留後則仙奇
何往耶新書旣書吳少誠殺其節度使陳仙奇自稱留
後矣而於李希烈之死但書李希烈伏誅而不書仙奇
殺之之事則仙奇之爲節度因何授耶此則新舊書兩
失之矣

新舊唐書本紀繁簡互有得失

舊書主於詳明新書主於簡括卽如二十一帝紀舊書幾三十萬字新書僅九萬字此其大較也然舊書本紀凡生殺予奪之事皆略見其所出而新書則必一一考之列傳而後見此亦兩書之各有得失者也今卽以本紀觀之舊書於太宗爲秦王時降薛仁果破宋金剛走劉武周擒竇建德降王世充敗劉黑闥皆詳敘其武功正見太宗年少英武算無遺策新書乃各以數語括之雖本紀體貴簡嚴然登極後命將出師皆有主帥任其功罪自可於各列傳見之未登極以前身爲總帥不詳敘於紀內將敘於何處耶前史於漢高成皇廣武之戰

光武昆陽邯鄲之戰未嘗不詳敘也又舊書武德元年
追謚隋太上皇爲煬帝此大事也而新書不書是年李
密舊將徐世勣以黎陽及河南十郡降賜姓李氏此爲
世勣入唐之始三年秦王大破宋金剛僞總管尉遲敬
德降此爲敬德入唐之始新書亦不書秦王擒竇建德
王世充獻俘京師斬建德於市流世充於蜀新書但言
建德伏誅而流世充不書貞觀四年李靖大破突厥獲
隋皇后蕭氏及煬帝之孫正道送至京師新書但書破
突厥而不書獲蕭后等事是年帝與羣臣論隋文帝疑
羣臣不可信故事多專決朕以天下之廣豈可獨斷以
一人之慮惟當選天下之才委任責成各盡其用庶幾

於理也舊書書之正見太宗致治之本新書亦不書十六年詔復隱王建成爲隱太子改封海陵刺王元吉爲巢刺王此爲慙德之悔是歲高麗大臣蓋蘇文弑其君高武此爲征高麗之由新書皆不書高宗咸亨元年追王武士瓌葬其妻令文武官及外命婦送至便橋此見武后權寵漸盛新書亦不書儀鳳二年遣高麗王藏爲朝鮮郡王扶餘隆爲帶方郡王各歸國安輯餘眾此二人本高麗百濟之君被擒入朝至是遣還遂世有其國則亦一大事也而新書不書聖歷二年初爲寵臣張易之昌宗置控鶴府尋改爲奉宸府班在御史大夫下二倖臣之見於本紀始此新書亦不書中宗卽位在東都

神龍二年正月始護武后靈駕還長安新書亦不書

宗景雲元年追廢韋后爲庶人安樂公主爲悖逆庶人

此國法所當書者新書不書

新書中宗紀謂帝崩山韋后及安樂公主進醢而安樂公主傳反不明書其事

元宗開元十三年初置彊騎此爲府兵變制之始十七

年八月五日上誕辰百僚請以爲千秋節此後世誕日

置節之始二十四年始移考功貢舉遺禮部侍郎主之

此爲侍郎知貢舉之始二十八年以壽王妃楊氏爲女

道士號太眞此爲納楊妃之始二十九年以幽州節度

副使安祿山爲平盧軍節度使押兩番渤海黑水四府

經略使此爲寵任祿山之始天寶九載祿山進封東平

郡王節度使封王自此始十三載祿山奏立功將士請

超授告身於是權將軍者五百餘人中將者二千餘人
此見祿山權寵之極十五載肅宗卽位靈武上皇在蜀
使韋見素房琯崔渙賞冊書及傳國璽至此亦肅宗正
位之大事新書皆不書至德二載上皇還自蜀肅宗奉
迎父子相見臣民悲喜之狀舊書最詳新書盡刪之此
等事不於本紀詳敘將於何處紀述耶又通鑑肅宗借
回紇兵收京師與約曰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玉帛
子女歸回紇及收長安葉護欲如約元帥廣平王拜於
葉護馬前曰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則東京之人皆爲
賊守願至東京如約葉護卽從命百姓軍士皆泣曰廣
平王眞華夷主也此正見代宗爲太子時能屈己爲民

有君人之量宜於代宗紀內詳敘而新書不載代宗廣德二年宰臣及內侍魚朝恩與吐蕃盟於興唐寺德宗建中三年十一月朱滔王武俊田悅李希烈各僭號稱王相連爲逆此何等大事而新書皆不書此皆新書之過求簡淨而失之太略者也又按舊書本紀穆宗以前尙稍存書法穆宗以後竟似腐爛朝報凡內而拾遺補闕外而刺史觀察其遷黜生卒亦一一書之真不成史體又如李紳李德裕以吳湘獄坐貶宣宗紀內敘此案幾三千字九屬蕪穢新書懲其太煩乃別爲體例只書宰相之除拜罷免而方鎮惟軍亂易帥則書之其他則否是以紀載簡嚴絕無冗沓然其例亦有時而窒礙者

如文宗紀太和元年詔橫海節度烏重幸討李同捷十一月又云橫海節度使李寰討李同捷蓋重幸卒以官授李寰使討賊也新書不載生卒則一橫海也忽而重幸忽而李寰觀者不幾晉亂耶宰相之除拜罷免既在所必書矣會昌元年二月以李紳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大中七年以鄭朗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及蔣伸高璩劉鄩王鐸崔彥昭等之入相皆一概不書則并自創之例亦更多刪削未免太簡矣至於各帝詔命及唐初九錫文禪位詔舊書一一載之累幅不盡新書盡從刪卻一洗繁蕪此則仿南北史體例又不可以太略議之也然舊書亦有失之略而新書補其所未及者高祖

起兵本非素志乃太宗與劉文靜裴寂定謀後因寂以告高祖并以晉陽宮人私侍事迫之高祖乃從是太宗本謀不可沒也觀劉文靜等傳可見舊書於高祖太宗本紀絕不敘及新書獨詳之舊書敘高祖起兵時隋室大亂但云是時羣盜蠭起新書則歷敘劉武周林士宏等四五十人一則見當時羣盜鼎沸一則羣盜內魁傑者可量爲立傳其餘則第見姓名於此而可不必一一立傳是雖繁而實簡也舊書但以羣盜蠭起四字括之而列傳中仍不爲一一立傳則諸反者大半不見姓名成何記載耶又順宗嗣位不數月卽傳位臨御日淺本無事可紀而其爲太子時身歷危疑幾於廢黜賴李泌

調護得免及沮裴延齡張渠牟等入相之事韓愈所謂天下陰受其福者又德宗時宮市之弊最甚順宗爲太子欲諫之王叔文曰恐有小人間之謂殿下收羣情太子謝曰非先生不聞此言此亦見其留心時事并樂聽諫言之德又朱泚傳泚圍奉天德宗危甚皇太子督兵苦戰賊乃敗是順宗爲太子時多有可紀自應總敘以見其爲人乃舊書並無一字穆宗未爲太子時吐突承璀欲立豐王憚而憚母賤不當立乃立穆宗爲太子憲宗崩陳宏志殺承璀及憚穆宗始卽位舊書亦不載他如武后永昌元年以薛懷義爲新平道大總管延載元年又以懷義爲朔方道行軍大總管至今鳳閣侍郎李

昭德爲長史鸞臺侍郎蘇味道爲司馬此見武后寵倖懷義之極而舊書俱不書天寶十四載顏真卿起兵河北討安祿山張巡起兵與賊戰雍耶及永王璘反於丹徒至德三載郭子儀等九節度之師有魚朝恩爲觀軍容使及乾元二年三月史思明殺安慶緒此亦皆當時大事而舊書一概不書此又舊書之疎略也

舊唐書多國史原文

舊唐書武士彟傳贊云載窺他傳過爲褒詞慮當武后之朝佞出敬宗之筆凡涉虛美削而不書是修史時未嘗無別擇乃仍有全鈔舊文而未加勘訂者如唐臨傳云臨孫紹爲給事中先天二年今上講武驪山紹以修

儀注不合旨坐斬時今上既怒乃坐紹於纛下李邕遠
請宜旨斬之按先天乃睿宗年號所謂今上據新唐書
則元宗事也蓋元宗時方爲太子講武也又徐有功傳
云有功沒後中宗既贈越州刺史今上踐祚寶希城請
以己官讓有功子倫以報舊恩澤王上金傳亦有今上
字皆謂元宗也寶威傳寶氏自武德至今再爲外戚一
品三人三品以上三十餘人尙主者八人女爲王妃六
人其所謂今亦謂開元時也可見此四傳皆元宗時國
史原文故曰今上也陳少游傳代宗益厚待少游上卽
位加尙書所謂上者德宗也曲環傳環以戰功加特
進公常卿上初嗣位土蕃人寇環又破之所謂上者亦

德宗也此又皆德宗時國史原文也他如郭元振傳云
築定遠城爲行軍計集之所至今賴之五代修史時定
遠城久屬塞外何云至今賴之此亦必開元中國史原
文也又崔元翰傳李汧公在滑臺辟元翰爲從事按史
傳例皆書名豈有稱汧公者此亦必崔氏誌傳原文也
顧寧人謂舊唐書職官志稱唐曰皇朝曰皇家曰國
家經籍志稱唐曰我朝以爲修史諸臣不忘唐朝之
厚意不知皆唐國史原文不及改訂耳非修史者故
存忠厚也近日王西莊又謂此書修於後唐後唐自
以繼唐後故以唐爲本朝並非因仍唐代史官之筆
此亦曲爲之說後唐時而猶以元宗德宗爲今上乎

此非國史原文乎

舊唐書編訂之失

舊書列傳七十二卷既有楊朝晟乃九十四卷又有楊朝晟五十一卷既有王求禮乃一百二十七卷又有王求禮考其事蹟實係一人兩兄並非兩人偶同姓名者又列傳目錄韋安石下有韋況而傳中竟無況韋安石傳末謂其兄叔夏另有傳然列傳中竟無韋叔夏傳編訂如此則修史之草率可知又張士貴唐初功臣乃編入高宗時諸將程務挺等傳內元獻楊皇后在楊貴妃之前乃編在貴妃後此皆舊書之失當者新書李渤裴潏李中敏李甘白居易皆元和長慶時人乃編在張柬之

之等五王之前此又新書之失

新唐書改訂之善

舊唐書無兵志則有唐一代府兵彍騎等制於何紀載無選舉志則明經進士諸科之沿革於何稽考列傳內無公主一門則柴紹妻之佐成帝業安樂公主之弑逆太平公主之謀變於何紀載無奸臣一門則李林甫盧杞崔昭緯崔緄郎柳璨等之奸邪於何示誠新唐書增其類一一傳之較爲詳備矣舊書有志無表新書增宰相表方鎮表宗室世系表亦更周密又舊書武后編入本紀故皇后傳內不復立傳新書則既有武后本紀又有武后傳或疑歐公作紀宋公作傳各不相謀遂致重

出不知本紀專載改朔易號用人行政諸大事而淫穢
瑣屑之迹本紀中旣不便書又不可全沒其實是以紀
傳兩存觀傳中所敘皆本紀所不書者是不得謂歐宋
二公彼此不相參訂也新書又增立藩鎮傳使各鎮傳
襲殺奪展卷瞭如尤爲明晰諸傳中又有各從其類較
爲允當者杜伏威李子和舊書皆列羣雄中子和附梁
師都傳後然伏威降唐終於長安子和雖僭號及歸唐
後能以臣節終至高宗時始致仕則何得尙列羣雄內
乎新書改入唐臣列傳當矣武士彠舊書列功臣內按
士彠乃武后之父唐初起兵並未與謀又無戰功可紀
何得入功臣傳新書改入外戚楊國忠舊書在列傳新

書亦改入外戚李湛爲李義府之子義府諂附武后而
湛與敬暉等誅二張復中宗可謂能幹蠱者舊書乃附
於義府傳後未免皂白不分新書旣列義府於姦臣傳
而湛另附李多祚傳後舊書以狄仁傑王方慶姚璹同
傳仁傑方慶皆忠於唐合傳固宜璹不過醇謹始終爲
武后信任何得並書楊再思最諂武后舊書乃與朱敬
則等正人同傳新書則改狄仁傑朱敬則郝處俊等同
傳而楊再思與竇懷貞祝欽明等附武韋者同傳豆盧
欽望舊書亦與朱敬則同傳新書以其依阿取容改與
蘇味道同傳舊書張說郭元振同傳新書以說與蘇頌
同傳以當日燕許並稱故也陳希烈舊附張說傳後以

說子均均俱降賊希烈亦降賊故連類書之然此等奸徒與燕公名臣同傳可乎新書則以其附李林甫乃與林甫同入姦臣傳舊書張暉王琚王毛仲與李林甫楊國忠同傳按暉等三人皆盡心於元宗危難時者何至與林甫等奸權同傳新書改與劉幽求陳元禮等同傳王鉞本王方慶之孫若依新書子孫附其祖後之例則應附於方慶傳後新書以其侮權致敗另與楊慎矜等同傳則又各以類相從且鉞與慎矜事多相涉也吉顼舊書在酷吏傳新書以其能定來俊臣之死及奏稱皇太子爲元帥應募者日數千人又說張易之勸后召廬陵王故改入列傳與魏元同等同卷孔穎達顏師古啖

助馬懷素皆有功經史舊書在列傳新書改入儒學李
淳風精於術數新書改入方伎劉太真邵說于邵崔元
翰于公異李益李賀等皆以詞藻稱別無事蹟可紀新
書改入文藝符令奇爲田悅將密諭其子璘歸朝而身
自被害臨死罵悅不絕口此真忠節最著者舊書僅附
其子璘傳後新書改入忠節蜀人朱桃椎隱居不仕浮
沈玩世舊書附見高士廉傳新書則另入隱逸僕固懷
恩梁崇義李懷光等顯爲叛逆朱玫王行瑜擅立襄王
熾舊書俱在列傳新書俱改入叛臣傳李錡舊書附李
國貞傳後新書以其叛逆亦改入叛臣傳舊書姚令言
張光晟源休喬琳蔣鎮洪經綸彭偃七人皆入列傳按

此七人皆臣於朱泚者泚以反逆旣傳於末卷此等從逆之徒反入列傳可乎新書盡削之而附於泚傳後此皆新書之改正舊失斟酌盡善更無可議者又有舊書有傳而新書刪之者樂彥瑋趙仁本趙道興張光輔劉從一顧況張敬則等本無事實可紀也祖孝孫事具樂志中傅仁均事具歷法中故亦不立傳也有舊書無傳而新書增之者如姜寶誼爲劉武周所執逃歸又從裴寂討宋金剛被執不屈死此豈得無傳舊書乃不立新書增之昭宗母王氏雖所出甚微然帝母也豈得無傳新書增之并記其弟褒除黔南節度爲楊復恭沈於桔柏江之事蕭穎士一代文儒海內稱蕭夫子外夷亦願

請蕭夫子爲師舊書乃無傳僅於韋述傳後附數語新書增入文藝傳嗣襄王煜爲朱玫所立僭僞位凡九月始伏誅此豈得不記載乃舊書無傳新書則附於嗣襄王儼之後此尤子京之考訂精博固未可輕議也

新唐書編訂之失

新唐書編訂亦有可議者立宗室世系表李唐一代支屬固屬燦然然列傳中既有諸王傳則其子孫已附於其祖之後雖無表亦自可稽至宰相世系表其一門數相如蕭氏崔氏等爲之疏其支派尙屬有說其一姓僅一相而必爲之詳敘家世不幾於代作族譜乎若欲以見譜學之博則又非可僅譜宰相而已此歐公好博之

過也子京又別立蕃將及宗室宰相二卷亦屬無謂既立蕃將一門則不論時代凡蕃將皆入卷內如尙可孤乃代宗德宗時人而與太宗高宗時蕃將同卷轉使觀者時代易淆其宗室宰相亦可各附其祖之後否則於其祖傳內書明某另有傳而以其人別傳於各朝宰相內自覺明晰今乃併爲一卷果何所取義耶又卓行一門尤屬蛇足陽城爲諫議裂麻一事足爲名臣則入於列傳可矣司空圖生逢末造隱居卻聘列之隱逸可矣舊書以城入隱逸圖入文苑固非新書別以卓行處之亦甚無謂也馬三寶舊書在柴紹傳末新書改列裴寂等功臣傳內然三寶本紹家奴自應附紹傳爲是苑君

璋舊書在羣雄內附於劉武周傳後新書以其降唐改
入列傳與羅藝等同卷是矣然高開道亦嘗降唐封北
平郡王新書又列之羣雄內何也或以其既降又叛故
耶然羅藝降唐後仍以反誅新書又編入列傳亦不盡
一賀知章以詩名老始致仕舊書列於文苑當矣新書
乃入之隱逸歐陽詢父子品雖正然於經義無所發明
王紹宗亦但工書孔若思亦祇多識古今乃俱列之儒
學李百藥令狐德棻李延壽等皆精史學者而不入文
藝傳晚唐詩人溫李並稱舊書俱入文苑新書則專列
商隱而以廷筠附溫彥博傳後以廷筠乃彥博裔孫也
然新書商隱傳又云商隱本李勣裔孫則又何以不附

勸傳後耶

按舊唐書勸子孫因敬業之亂謀殺殆盡貞元中有土蕃將徐舍人自言勸五世孫武后時其祖逃于蕃族屬已多不能歸然則勸

子孫已無有在中國者新書

謂商隱是其後亦恐未確且新書體例凡祖孫父子相繼有

官者皆於其祖傳後牽連書之如蕭瑀傳直至蕭造等杜如晦傳直至杜讓能等劉政傳直至劉崇龜等于志寧傳直至于琮等溫彥博傳直至溫廷筠等韓休傳直至韓洄等是也乃褚亮及子遂良楊於陵及子嗣復何以又不連傳而各分卷耶李齊運亦宗室之後新書以其因言利進故不附其祖傳後而另與自志貞等同傳然此等非大奸大賢何不附於祖傳後不幾自亂其例耶王瓊乃王方慶之裔孫新書以其工諂媚故亦不附於方慶傳而與楊再思等同傳然再思乃武后中宗時

人與則肅宗時爲相以之同傳可乎張易之昌宗自應
另立僉倖傳乃新書以之附張行成傳後行成爲唐名
臣易之兄弟又非其子不過族子耳猥以相附尤屬不
倫劉全諒本無可紀本傳內不過數語而其父客奴常
安祿山反時爲國立功其事蹟見於全諒傳者數百言
不止則應立客奴傳而以全諒附於後乃新書反附客
奴於全諒傳內亦輕重倒置既立藩鎮傳矣則不必更
爲區別但相太爲傳據事直書而其人之賢否自見乃
田宏正李洧盡忠王室特摘出另編列傳則其餘豈皆
叛臣乎劉濟恭順不失臣節且出兵助討王承宗劉總
以盧龍歸朝請天子置吏欲革藩鎮世襲之弊張仲武

始終一節爲國立功王士真歲貢常數十萬比幽魏二鎮最爲恭順王元逵出兵助討劉稹王景崇亦出兵助討龐勛黃巢皆有功宏正旣另入列傳此等何以仍在藩鎮內乎然猶曰身未離本鎮也李載義歸朝後又爲山南西道節度何以仍列盧龍藩鎮內乎程懷信之子權入朝後又移邠寧節度何以仍列橫海藩鎮內乎李維簡斬關赴難爲國純臣何以仍附於李寶臣傳乎此又新書之自亂其例者也且又有不必立傳而新書傳之者裴矩功績俱在隋朝入唐則已老無事可紀隋書已有傳矣新書何以又傳之趙光逢爲朱梁相光嗣爲後唐相於唐室無事可繫此聽其入五代史可矣新書

何以傳於趙隱之後氏叔琮朱友恭皆朱全忠之臣來
監於朝者故歐公入之五代史梁臣傳中新書何以傳
於柳璨傳後耶又有應立傳而新書反不立者薛懷義
擅寵武后朝威震天下舊書列入外戚固非新書以其
無類可歸遂不立傳僅於武后傳內紀之中宗四子最
幼者殤皇帝重茂當韋庶人被誅重茂尙在帝位太平
公主廢之睿宗始立此豈得無傳新書缺之舊書方技
傳有僧元奘及神秀惠能等新書以其非藝術遂刪之
竟使此數人不列於史抑知神仙可入方技佛教獨不
可入方技乎况晉書佛圖澄鳩摩羅什曇曜等皆入藝
術傳豈非前史成例而必去元奘等不入方技乎又唐

之末造李茂貞稱兵犯闕韓建邀駕臨幸殺十六宅諸王幾盡其事在王室最有關係者豈得無傳乃新書惟李克用敘入沙陀傳內餘皆無之豈以時涉五代應入五代史耶然同時楊行密劉仁恭羅紹威等新書又傳之何也况氏叔琮等皆梁臣尙入唐傳茂貞等本唐臣反不立傳乎立叛臣傳是矣然唐帥臣之叛者不少如劉闢以反誅僅附於韋臯傳後劉展亦以反誅亦不入叛臣傳而陳少游逆迹未甚著特私附李希烈後尙贈太尉董秦始終討賊立功晚年始失身於朱泚似亦可少追其罪乃俱編入叛臣內亦頗失當黃巢未入仕卽起兵反與在官而叛逆者不同宜別立流賊傳乃與

安祿山朱泚等同列逆臣中似亦非類明史以李自成張獻忠別爲流賊傳覺斟酌盡善也又龐勛之反騷動半天下凡二歲而滅其後高仙芝黃巢等繼之唐之亡實始於此宜與黃巢等同立一傳乃僅附見於唐承訓傳中此亦新書之失檢也

陔餘叢考卷上

陽湖 趙翼 耘菘

新唐書得史裁之正

吳縝糾繆謂新書多採唐人小說但期博取故所載或全篇乖舛然李泌子繁嘗爲泌著家傳十篇新書泌傳雖採用之而傳贊云繁言多不可信按其近實者著於傳是新書未嘗不嚴於別擇今按唐人小說所記軼事甚多而新書初不濫收者如王播傳不載其開黎飯後鐘之事杜牧傳不載其揚州狎遊牛奇章遣人潛護及湖州水嬉綠樹成陰之事溫廷筠傳不載其令狐綯問故事答以出在南華遂遭摯抑之事李商隱傳不載其

見擯於綯因作詩謂郎君官貴東閣難窺之事此皆載詩話及北夢瑣言等書膾炙人口而新書一概不收則其謹嚴可知然此猶裨官也劉秩爲房琯所器琯出兵嘗曰賊曳落河雖多豈能當我劉秩郭曖尙昇平公主夫妻有違言爲公主所訴代宗慰郭子儀有不疑不聾不作阿家翁之語此等事司馬溫公及范淳甫曾採入通鑑則非謾聞可知而新書秩傳曖傳公主傳俱不載然此猶曰非舊書所有也楊綰四歲時坐客各舉一物以四聲呼之綰指鐵燈樹呼曰燈盞柄曲錢起客湖湘間遇鬼吟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之句後入試用以押官韻遂登第傳孝忠善占星姜師度喜穿漕渠時人

語曰孝忠兩眼看天師度一心穿地史思明攻太原李
光弼使人爲地道突出擒賊賊驚呼爲地藏菩薩此皆
舊書所載新書以其稍涉於纖且但遂削而不書則其
立言有體較之晉書南北史專以新奇悅人耳目者其
卓識固不同矣段秀實傳則采柳子厚所撰逸事狀以
增之魚朝恩傳則采蘇鶚杜陽雜編以增之舊書良吏
傳無韋丹何易于則采杜牧樊川集以補丹采孫樵集
以補易于此豈得謂徒摭小說也亦有瑣言碎事舊書
所無而新書反增之者如韋臯傳李白爲蜀道難以譏
嚴武陸暢爲蜀道易以美臯此亦見臯之能好士李賀
傳韓愈皇甫湜至其家賀卽賦高軒過及出遊得句卽

投古錦囊事陳諫傳嘗覽染署簿悉能記其尺寸賀與諫本文人無他事蹟可紀此正以見其才非好奇也

新唐書列傳隸事之當

舊唐書張柬之傳有柬之駁王元咸三年喪當三十六月之論全載其文新書盡刪之以柬之功在社稷此論非所重也而其論終不可廢則反載於元咸傳內舊書李寶臣傳有田承嗣被討私使人說李正已一段文字按此事應詳於承嗣正已傳內寶臣傳何必詳敘新書於寶臣傳但云承嗣以甘言給正已正已止屯諸軍亦不敢進又天子使中人馬希倩勞寶臣寶臣贐以百緡希倩怒投之地寶臣慙於是部將王武俊說寶臣私與

承嗣通謀此事自應載寶臣傳乃舊書反詳於武俊傳
新書則寶臣傳詳之而略於武俊傳又武俊後爲李維
岳部將時爲維岳所忌乃自貶損出入不過三四人此
事自應入武俊傳舊書武俊傳乃不敘反敘於其子士
真傳內更覺無謂新書收入武俊傳此皆新書隸事之
詳略得宜也又韓昌黎平淮西碑云明年平夏謂憲宗
卽位之明年乃元和元年楊惠琳伏誅也下云又明年
平蜀則應是元和二年矣然新舊唐書本紀及通鑑綱
目皆書元和元年三月楊惠琳伏誅十月劉闢伏誅則
平夏平蜀俱在此一年而非次年始平蜀故梁溪漫志
指昌黎又明年句爲誤新書吳元濟傳全載此碑卻刪

去明年平夏句并刪去又字但云明年平蜀謂卽登極之明年也尤可見其不苟下筆如此

新唐書文筆

舊唐書列傳之文高下不等其簡當完善者類多國史原文如郭子儀傳本裴垽所撰是也一經修史諸人之手輒蕪雜不倫至有市井俗語亦一概闕入絕不檢點者今略摘數條於此如王武俊傳武俊與朱滔田悅李納一同僭號高尙傳安祿山至東都見官軍四集懼而責尙曰汝元向我道萬全今四邊若此向西至關一步不通萬全何在更不須見我史思明傳思明臨死罵曹將軍曰這胡誤我此等語直是戲曲中打諢豈可施於

文字子京力矯其弊寧簡毋冗寧僻毋俗於舊書各傳
無一篇不改竄易換大約事多而文省語短而意長過
舊書遠甚一經對勘優劣自見其有彷彿古逼肖者如劉
濟傳譚忠激濟伐王承宗一段文字絕似戰國策劉總
謀殺濟一段文字又似左傳至其用古語處如敘戰功
則第以一多字概之乃本之周禮戰功曰多及國語董
安于多是也齊映傳上令前馬傳詔旨不曰馬前而曰
前馬亦本之國語勾踐爲夫差前馬是也姦臣傳贊三
宰嚭凶化奪晨皇甫將蕃黃屋奔思質敗謀興元蹇崔
柳倒持李宗覆張表臣珊瑚詩話謂七字韻語非史裁
所宜不知此正用漢書蒯伍息夫躬傳贊之體蓋蒯伍

諸人皆姦佞故子京於姦臣傳亦倣之藩鎮傳序全用杜牧之罪言此亦倣史遷秦本紀贊全用賈誼過秦論之例可見前輩學有原本下筆不苟玄歐陽公服其用功深也舊書紀傳後有論尙仍四六體惟順宗紀則全用韓昌黎散文耳且論後有贊雖倣范史究亦繁複新書改四六爲古文又刪除韻語尤爲得體張巡許遠同功共事敘巡功則遠在其中新書於巡傳旣詳敘戰功故遠傳不復複敘但辨其身後被誣而引昌黎之說以明之更見化裁之妙朝野僉載記李畚母事有御史祿米不出腳錢之說新書列女傳記畚母事則改腳錢曰車庸王鉷傳又曰腳直此皆避俗就雅之法通鑑裴度

討蔡臨行謂憲宗曰臣若滅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
闕無日新書則云賊未授首臣無還期較通鑑語更爲
簡勁此可見其鍊字鍊句之工也特其過求簡淨有時
或不免晦澁者舊唐書武后閱駱賓王檄至一抔之土
二句嘆曰有此才而不用宰相罪也新書則述后語曰
宰相安得失此人舊書楊師道妻前夫之子趙節新書
改爲師道妻異姓子雖似避俗然不如前夫之子爲易
曉况前夫子三字亦有所本魏書長孫稚傳以後妻羅
前夫女妻陳興恩則未爲無典也而異姓子三字轉不
典通鑑董昌將僭號謂人曰識云魏子上金床我生太
歲在卯明年復在卯二月卯日卯時吾稱帝之秋也新

書改云我生於卯明年歲旅其次二月朔之明日皆卯也我以其時當卽位語雖稍文然不是武人語且又遺卻卯時矣又通鑑宦官楊復恭與假子守亮書曰吾披荆榛立壽王旣得位乃廢定策國老有如此負心門生天子新書改云柰負心門生何則更頽弱無味矣又有全代古人作文者姜皎傳舊書載元宗宣布其功之詔係四六乃唐時原文也子京旣不欲以四六入史則但摘其大意可矣乃改作全篇散文首尾完善一似繙譯者薛登傳舊書載其諫選舉一疏新書旣欲存之則用其原疏可矣乃通首全爲代作如陳篇希恩奏記誓報等語原本所無憂憂獨造取古人之意自成一家言此

又從前修史者所未有之例也又王璠傳舊書璠爲中丞與左僕射李絳相遇不避道絳上疏論之事下兩省兩省癸元和中伊慎居師長之位太常博士韋謙削去舊儀今李絳所論於禮甚當是兩省因絳疏而有此議也新書則竟以兩省所引韋謙事併入絳疏中未免私智自用且誣古人矣至其造語用字尤多新奇者今略

摘於左太子瑛傳李林甫數稱壽王美以握妃意

握謂迎合也時

武惠妃擅寵壽王其子也林甫欲願太子而立壽王故云報也

諸公主傳懿宗女衛國公主卒許

羣臣祭以金貝火之民取煨以汰寶

謂取灰鍊出金寶也通鑑謂取庭祭之灰汰其金也

柴紹傳唐兵與桑維和戰紹繚其背敗之

謂繞出賊後也

苑君

璋傳衿肘變生

謂變起肘腋也

李廼秀傳挽意諧媚

謂曲意阿附也

裴矩傳

池酒林載

即酒池肉林也

宇文士及傳通諄勤

即通殷勤也

蕭瑀傳亾不

旋跬

即不旋踵也

蕭瑀傳屬止夜行

即禁止夜行也

李嶠傳無所嫁非

謂所委罪也

蘇頌傳朝鼎夕砧

謂迅速伏誅也

張說傳追暑

謂避暑也

所陳哀

到

謂陳情切至也

李甘傳齧疽刺脰

謂孝子吮難割股也

李朝傳胖然無避屈

謂泰然無所顧也

裴胄傳蔓劾峭詆

謂株蔓以劫且醜詆也

王翺傳良金厚革

謂堅

甲利兵也

康承訓傳疾痕士

謂創殘之兵也

孔巢父傳鏟跡民伍

謂跡跡于編氓

內也

藩鎮傳序肱膺相依李正己傳輔牙相依

皆謂互爲唇齒也

寶臣傳嫁急熱爲表裏

言急難相救也

李載義傳扶痕邨人

謂邨人成

也

李正己傳矢液流離

謂漫漶俱下也

藩鎮傳贊引妖就瞑

即謂即

也

吳兢傳不殊如帶

謂不絕如帶也

李光弼傳掘賊本根

謂拔其本根也

嗣業傳以長柯斧塔進

謂軍士列如塔說進也通鑑云軍士執長刀如塔而進

馬璘傳漂

血丹渠

謂血流滿溝皆赤也

房琯傳十年不諧際人事

謂不為世務也

史思

明傳築城未填

謂以泥塗覆也

此皆極意避俗憂憂獨創者未免

好奇之過然尙多新闢可喜至其好用叵字代不可二

字如桑道茂傳福壽叵涯薛頤傳卒叵之測張巡傳時

人叵知賈餗傳叵耐何安祿山傳叵可忍又承天皇帝

傳以沒奈何爲末耐何李泌傳以率爾爲帥爾此則徒

以新巧避陳俗未免同卉犬篠驟之訥矣子京於鄭餘

慶傳謂其奏議好用古語如仰給縣官馬萬蹄有司不

曉何語時人譏其不適時何以子京明譏之而又自襲

之也舊唐書亦有澁語如韋渠牟傳朝士皆剝蹄甘亂

以附渠牟

新唐書多迴護

新書於名臣完節者雖有小疵而於本傳多削之蓋亦爲賢者諱之意如褚遂良惡劉洎遂誣之至死是遂良生平第一罪過乃本傳中絕不及僅於傳贊中略見之而詳其事於洎傳遂良又於江夏王道宗有隙誣其與房遺愛謀反流象州又嘗搆盧承慶李乾祐皆坐貶及賤買中書譯語人地爲韋思謙所劾此皆遂良短處新書各見於道宗承慶思謙等傳而本傳不載馬周初爲御史韋挺爲大夫不之禮及周爲中書令遂沮挺入相又中挺運糧遼東事見挺傳而周傳不載張易之誣魏元忠有不臣語引張說爲證將廷辨說惶遽欲從宋璟

謂說曰名義至重不可陷正人若不測吾將與子俱死
說乃以實對元忠得免死此事見吳兢宋璟傳及通鑑
而說本傳但云張易之誣魏元忠援說爲證說廷對謂
元忠無不順語忤后旨流欽州而絕不及宋璟邀說之
事張嘉貞與說同相說惡之因其弟嘉祐犯罪怵嘉貞
素服待罪不入直遂出爲幽州刺史說代其處事見嘉
貞傳而說傳亦不載張嘉貞爲定州刺史立頌恒嶽廟
中有所賽錢數十萬嘉貞以爲頌文之功納其數萬事
見舊書而新書嘉貞傳亦不載姚崇薦李乂由黃門爲
侍郎外托引重實去其糾駁之權崇又以韓思復沮捕
蝗事出思復爲德州刺史事見乂及思復傳而崇傳不

載元宗欲相韓休李林甫知之遂薦休休既相德林甫乃引林甫爲相事見林甫傳而休傳不載通鑑郭子儀以副使張曇性剛謂其輕已聽吳曜之譖奏誅之田承嗣旣降郭子儀應之緩承嗣復叛去而新書崔光遠傳子儀與賊戰汲縣光遠援之不力及光遠守魏與賊戰子儀亦不救故敗此數事皆子儀短處而子儀本傳不載趙鼎與陸贄同相贄恃久在禁庭以國政爲己任乃徙鼎門下侍郎姜公輔奏德宗云寶參嘗語臣云上怒臣未已帝怒乃殺參時謂公輔所奏寶參語得之贄云參之死贄有力焉又贄素惡于公異于邵等旣輔政乃逐之事見鼎及公輔公異等傳舊書贄傳亦載之而新

書本傳不載此皆欲以完節予其人不忍累以自璧之
玷固用心之忠厚亦作史之通例也其於文士尤多所
迴護如王維傳不載其入侍太平公主彈鬱輪袍求及
第之事鄭虔污偽命六等定罪謫台州司戶而虔傳末
尚云終不臣賊邵說奏德宗自敘陷於史思明本末蓋
以雪其陷賊之醜劉禹錫自作子劉子傳敘其與王叔
文相善被貶始末亦以掩其失身之誤柳宗元遺蕭悅
許孟容二書亦以辨其被罪之由舊書皆不載新書一
一補之全載其文正所以代爲昭雪舊書韓愈傳謂愈
文之不當者如柳宗元羅池神碑李賀不應進士諱辨
及毛穎傳近於譏戲又當時以史筆推愈及撰順宗實

錄敘事拙於取舍爲當代所非文宗嘗詔史臣添改愈增李漢將係方在顯位諸公難之韋處厚獨別撰以進新書於此段議論盡刪之但云愈文與衍宏深沛然有餘其徒李翱李漢皇甫湜從而效之不及遠甚而略無一語稍貶蓋子京本文人故有氣類之感觀者可以知其用意之所在也

新唐書多別旋

新唐書著其人之美於本傳而別見其疵於他傳固不失隱揚之意其有數人共一善事而分隸數人使各得專其功若不數傳參觀則竟似一人獨爲之事而與他人無與者此雖善善欲長究非信史也吳縝糾繆已摘

數條如頡利之被擒也李靖傳則以爲張寶相所擒江夏王道宗傳則以爲道宗所執一張昕之死也高固傳則以爲固伺間斬之楊朝晟傳則以爲朝晟父海寶所斬一劉闢之叛也杜黃裳傳則云惟黃裳固勸不赦嚴綬傳又云綬以天子新卽位不可失威請必誅李吉甫傳又謂吉甫獨請無赦綬所糾擿已略見一端矣然不特此也蘇頲傳元宗平內難書詔填委獨頲在太極殿後閣口所占授功狀百緒輕重無所差書史曰弓公徐之不然手腕脫矣是元宗誅韋后時惟頲一人執筆也而劉幽求傳又云是夜號令詔敕一出幽求手李乂傳又云韋氏之變詔令嚴促多乂草定則一事也而係之

三人究未知何者爲是耶按舊唐書幽求傳元宗討韋
庶人是夜所下制書皆出幽求而頌傳並無誅韋時執
筆之事但云神龍中文詔皆出其手而已然則頌草制
敏速本擅名一時而誅韋之夕實未當直子京強以此
事隸之耳又通鑑穆宗得風疾裴度力請入見并上疏
請立太子李逢吉進言曰景王已長請立爲太子度請
速下詔兩省官少繼有疏於是敬宗得立是敬宗之立
度與逢吉及兩省官共成之也亦見敬宗本紀而裴度
傳則云穆宗風疾度獨到內殿求立太子遂以景王爲
嗣則全以此事歸功於度矣李逢吉傳又獨以此事歸
於逢吉而略不云度則立敬宗究誰之力耶宋洪之亂

德宗欲幸鳳翔而中止蕭復傳則云復謂上曰鳳翔乃
訛舊部曲恐有同惡者遂不往未幾其將李楚琳果亂
而姜公輔傳又謂帝欲赴鳳翔公輔謂鳳帥張鑑乃文
吏軍且有變乃之奉天則德宗之舍鳳翔究何人勸止
耶敬宗之崩也爲蘇佐明所弑劉克明矯詔立絳王悟
樞密使王守澄楊承和等迎立江王涵并討克明等斬
之以裴度攝冢宰百官謁見江王於紫宸門外廡是文
宗之立全屬守澄等功度初不與知新書於文宗紀敘
之略不及度而度本傳則云敬宗被弑度定策誅劉克
明等迎立江王是爲文宗又略不及守澄等則并與本
紀自相牴牾矣蓋歐公作紀據事直書子京作傳以此

事正當度作相時不得束手局外故以此歸之其實非當時寔事則轉不免阿好矣

舊唐書敘事疎誤處

劉禕之傳旣敘其在武后時爲相驚味道每歸過於上禕之則引爲已咎以此獲后倚待矣下又云儀鳳中土番爲邊患高宗問計侍臣禕之獨勸持重養威以紓百姓之急是高宗時事反敘在後武后時事反敘在前不免倒置

韋安石傳旣詳敘先世其子陟卽附於安石傳後則不必更述家世矣乃又云代爲關中著姓人物衣冠奕世榮盛一傳中一兩述先世何其不憚煩耶

張九齡傳元宗在東宮九齡拜校書郎時帝未親郊九齡乃上疏請郊按既云在東宮何以云帝未親郊則所謂帝者睿宗耶元宗耶新書云元宗卽位未親郊始明晰

李異傳既云耶官來問疾異不言病但與校書程課其夕卽卒矣下又云元和四年四月卒亦太重複

李嗣業傳既云祿山反上在靈武詔嗣業赴行在至鳳翔謁見遂與郭子儀僕固懷恩等常犄角爲先鋒矣下又云祿山之亂兩京未復肅宗在鳳翔嗣業從廣平王收復京城亦太複

元載傳既云收載時中人董秀先杖死禁中矣下又云

中使董秀主書卓英倩以載之故皆處極法

李光弼傳中渾之戰旣云擒其大將徐瑣王李授周摯矣其下懷州之拔又云生擒安太清周摯楊希文等則周摯一人不幾兩次被擒乎

李正已傳旣云侯希逸母卽正已姑也則正已與希逸爲外兄弟可知下又云節度使侯希逸卽其外兄也又云正已卒子納擅總兵政秘之數月乃發喪下又云正已卒納秘喪總父政仍爲亂

呂諲傳胤承鼎爲申泰芝所誣諲令嚴郢鞠之上疏論列帝怒流郢建州承鼎竟得雪按新書帝不聽郢言賜承鼎死後泰芝以賊敗承鼎乃得原是承鼎被誣死而

波及郢也傳書乃不載承鼎之賜死竟似承鼎脫然無事而郢獨被其累者

新唐書敘事疎誤處

王雄誕傳雄誕本杜伏威部將雄誕擒李子通降汪華并以國家威德諭降聞人遂安皆在杜伏威降唐之後故擒子通卽送京師其諭聞人遂安以國家威德亦指唐家威德也則雄誕傳應先敘明伏威降唐一語乃見雄誕之盡力於唐新書並不敘明則所謂以國家威德指伏威耶指唐家耶又於擒子通處亦不言送京師則似雄誕戰功全爲伏威出力矣

襄邑王神符傳新書旣從神符後增記其五世孫從晦

矣又從從晦追溯其祖模殊顛倒失序

徐圓朗傳圓朗通劉世徹時盛彥師方被擒在圓朗所恐圓朗與世徹合則勢益張乃以李密殺翟讓事阻圓朗此正見彥師之忠於唐新書既爲彥師立傳則此事應入彥師傳乃反敘於圓朗傳中而彥師傳不載

狄仁傑傳新書既敘其對武后曰匈奴犯邊使三思募兵無應者廬陵王代之不浹日輒五萬則此乃迎廬陵王後事也乃傳內此事反敘在前而迎還廬陵王反敘在後

高適傳適在哥舒翰所因翰敗而逃新書謂天子西幸適走問道及帝於河池極言翰之忠義是適未嘗在長

安見帝也乃上文先言翰敗帝問策將安出適以竭禁
藏募兵爲對則似翰敗後適已先見帝於朝矣下文又
何以云走間道及帝於河池也

王鎔傳新書增鎔出兵助李克用討李存孝存孝數出
兵攻溝壘不成袁奉紹誑之曰塹成晉王當反諸將非
公敵也乃不出攻及塹成而存孝困遂被縛按此事本
與鎔無涉何必於鎔傳詳之

新書張九齡傳安祿山初爲張守珪裨將以戰敗守珪
執送京師九齡謂祿山有反相請元宗誅之元宗不聽
曰君母以王衍知石勒故事而害忠良是祿山被罪時
曾執送京師也而祿山傳則但云祿山盜羊被獲張守

珪欲殺之呼曰公不欲滅兩番耶何殺我守珪壯其語乃釋之舊唐書安祿山傳亦同則祿山之免死卽在守珪帳下並無執送京師事也而九齡傳何以云按九齡進千秋金鏡錄表有云開元二十四年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執敗軍將安祿山送京師齡批張守珪軍令若行安祿山不宐免死上惜其才勇而赦之臣力爭謂祿山有反相上責臣勿以王夷甫識石勒而害忠良云云及祿山反後元宗思九齡先見遣中使祭之則其先執送京師九齡請誅自是寔事而祿山傳誤也

新書於僕固懷恩傳全敘其功而不見悖逆之跡竟似辛雲京駱奉先激之使叛者按通鑑等書當懷恩破史

朔義後賊將田承嗣等皆捧馬足乞降懷恩恐賊平寵
衰遂承制悉仍其原官使統兵柄由是河朔諸鎮終唐
世爲患綱目分注是時薛嵩以相衛洺邢降於李抱玉
張忠志以恆趙深定易降於辛雲京抱玉等入其營嵩
等皆已受代無何僕固懷恩皆令復位於是抱玉雲京
各表懷恩有貳心又舊書馬燧傳懷恩送回紇歸國時
私與太原將李勣誠通謀將取太原辛雲京覺之乃斬
勣誠固城自守然則懷恩之異心早已有之不待雲京
等之激變也

新書高仙芝傳討小勃律會於土番之連雲堡堡之南
因山爲柵兵九千守之城下據娑勒川川漲不得渡仙

芝殺馬以祭遂渡而成列日未中破之李嗣業傳云土番兵十萬屯娑勒城據山瀕水聯木作郭仙芝夜濟及午破之按仙芝傳所云因山爲柵城下據娑勒川卽嗣業傳所云娑勒城聯木作郭者也而仙芝傳則云兵九千嗣業傳則云兵十萬

蕭銑傳贊唐初羣雄惟銑最無罪當趙郡王孝恭等圍城時城尙未破銑卽出降以免生民塗炭亦有何罪而高祖殺之此最失刑乃新書銑傳贊謂銑詭辨易窮卒以誅死高祖聖矣哉此論亦甚不公矣

李淳風傳太宗得秘讖言唐中弱有女武代王以問淳風對曰其兆已成已在宮中又四十年而王夷唐子孫

且盡帝曰我求而殺之對曰天命不可違也且陛下所親愛四十年而老則仁雖受終易姓而不能絕唐若殺之更生壯者多殺而遲則陛下子孫無遺種矣按是時武后已在宮中而淳風之言果如此是明指武姓之女之在宮者太宗豈不覺悟而尙肯留之若謂因淳風之言而不殺太宗以李君美小名五娘封武連郡公其屬邑皆有武字恐其應謠言女武王之語遂因事誅之是未嘗不欲除禍根者何其果於除宮外之功臣而昧於除宮內之侍妾也此不過作傳者欲神奇其術而附會之舊書旣載其詳新書亦全載之何以無識若此